

戎馬生涯

(四)

李品仙

護法之戰身先士卒

湘桂護法聯軍自岳陽、湘陰相繼失守後，沿途退却，擁塞不堪，在敵三面包圍之下，無法立足，極爲混亂，北軍乃乘勢襲佔長沙。湘軍大部退至衡山、湘鄉、攸縣一帶方行停止，重整陣容，一部則渡湘江後向湘西撤退。桂軍則退至衡（陽）寶（慶）一帶整頓。北軍進展至株州湘潭一帶後亦暫行停止。此際湘軍爲準備繼續作戰，乃利用空隙調整人事及部署並擴充部隊。本團團長宋鶴庚升任第二旅旅長，本營營長唐生智升任第三團團長，本連則擴充爲第三團第一營由我擔任營長。其他團營亦有相當擴充。

四月下旬，我軍甫行整補完畢，北軍復分三路向南推進；中路由吳佩孚之第三師指向衡山、衡陽，右路爲張敬堯所屬田樹勛部指向湘鄉、寶慶，左路張懷芝部由醴陵攻攸縣。張敬堯自己之部隊則在長、株附近駐防。此時粵軍馬濟、黃標榜奉令率粵軍來援，我軍士氣復振，亦發起反攻。以桂軍全部固守衡寶，湘軍會同粵軍則由湘江

東岸發動攻勢；一路經攸縣、黃土嶺向醴陵進攻，另一路沿湘江東岸向株州推進。粵軍於攸縣以北之黃土嶺與贛軍張懷芝部遭遇，經兩日惡戰將其擊破，敵死傷甚衆，粵軍乘勝追擊，收復醴陵，殘敵退回江西之老關附近。此後粵軍除以一部對其監視外，並以一部推進至瀏陽附近擔任警戒。

沿湘江東岸推進之湘軍，於渡過淥水之後向株州攻擊。本團經神伏港渡過淥水，於四月廿六日下午三時許到達姚家壩。此時湘軍主力已進至株州附近與敵軍張敬堯部猛烈對戰中，惟戰況艱苦毫無進展。湘軍總指揮部爲期正面攻擊奏功，乃令本團以有力之一部，乘夜由姚家壩向敵後挺進，襲擊敵後使我正面容易進攻。唐團長奉令後又找我商量，說我前在永豐、新牆迭奏膚功，對於迂迴襲擊，最有經驗，此次任務，仍要本營擔任，才能達成任務。我明知這也許是一頂高帽子，我仍欣然接受，並不推辭，但我自心在想，自護法戰爭開始以來，我總是進則在前，退則在後，危險艱苦總是我的。此無他，無非我是一個廣

西人，給予困難的工作，總是不便推諉的，因此我必然要較別人多吃一點虧；但是從另一方面想，如要成大功立大業就必需要經歷千辛萬苦，置生死於度外，由奮鬥中方能得到。何況這次擴編，上級已將我升任營長，長官既已酬功，我亦自當報德。事實上我對任何危險的任務，從來未曾推諉過，我認爲貪生畏死固人之常情，但戰場上並未有絕對安全，也沒有定死無疑的事，而且既以身許國，就應該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想法。也許因我有此種觀念，乃能臨事鎮定履險如夷。受命後，立即吩咐各連埋鍋造飯，隨將全營輜重行李及非戰鬥人員加以區處，使隨團部行動，飯後立即出發。我的部隊初從姚家壩向西北易家灣方向之道路前進，沿途僱用偵探與嚮導，入夜後再折向西方前進，預期次日拂曉前，迂迴至敵軍陣地之後方，佔領陣地再相機發起攻擊。當夜月色無光，全營在當地居民的嚮導下，以一路縱隊，沿偏僻小徑摸索前行。午夜過後，概已繞過敵之側翼，更折向西南方向前行。株州東北至瀏陽河之間，橫廣各約二十公里之地帶，都是標



。攝合等門顧籍日、籍法及(中)軍將禧崇白與(二右)者作文本，後功成伐北

高二三百公尺之起伏地形。敵軍之陣地西倚湘江，向東包括此起伏地形之一部在內。本營的前進目標，概在株州與五里墩間敵陣地之中央後方，選擇敵方之空隙處前進。午夜後二時左右，來自株州附近的斷續槍聲已清晰可聞，知已距敵陣不遠，當時我在先頭連之後尾行進，遂一面派遣斥候隨同嚮導循槍聲方向實施偵察，一面使全營在前方高地之稜線下方逐漸靠攏，先頭連則在

高地前方不遠處擔任警戒。一小時後派出之斥候及嚮導返回報告，謂前方之另一線高地上有敵兵往來行動，槍聲就在該高地的前方不遠處。我判斷離敵人的陣地已經不遠，於是重新將方位地形作一番研究之後，令第一、二兩連佔領左前方的高地，第三連登右側方的山頭佔領陣地，第四連隨第三連之後在左側高地的稜線後方停止待命，我則隨第三連登上右側的山頭。第一連到達左前方的山頂已是拂曉時分，發現敵兵即分佈在該高地的前側，迅即與敵發生戰鬥，槍聲與喊聲大作。我心想這又是新騰河一幕的重演，但此次戰鬥是在拂曉展開，將無夜暗可以利用，天明後如敵發現我兵力薄弱，必拼命向我攻擊，其危險必然更大。於是我一面命第一、二兩連務必堅守現在的高地，一面命第四連迅速對正前方的一線高地發起攻擊，第三連則以火力掩護第四連之攻擊。敵軍經我突襲，倉惶應戰，此一帶高地很快為我全部攻佔，敵軍四處奔逃。當時天色猶未大明，四處槍聲繁密，只有就地據守以待情況的發展，對敗逃之敵亦未予以追擊。

劉建藩落涿水罹難

拂曉以後，遠處之槍砲聲，逐漸減弱，敵人似已退却，我於是派遣傳令與團部連絡，自己再往各處巡視一番。人在緊張繁忙時，不覺疲勞，可是一旦輕鬆，即感困頓。我因連日行軍作戰，再加上昨晚通宵未曾合眼，此時頓覺疲倦萬分。適陣地後方的山腰鞍部有一茅舍，我便入內稍作休息，不料偶一閉目養神，竟告酣然入夢。及至衛兵入內將我推醒，報告有敵兵向我前來，我纔猛然驚起。我探首門外果然有數十敵兵，正向茅屋前來，相距已不到一百公尺。此時返回本營佔

領之高地已不可能，開槍射擊又寡不敵衆，就趁茅屋後窗向山腹一側之樹林脫逃。通過小樹林就是一片水田，無路可走必須徒涉通過，當我正在徒涉之際，敵兵已繞過樹林在我的右後方出現；本想快步通過，可是水深沒脛，舉步困難，此時與敵相距不過一二百公尺，已爲敵人發現。敵人數十枝槍一齊向我射擊，彈着紛紛落在我的前後左右，泥漿與水花四濺，身面爲之濺濕，危險萬狀無法形容。內心在想敵彈還未擊中真是祖宗暗祐。將及田邊我奮力一躍跳上草坡，因用力過猛竟將一隻皮鞋脫落田中，此時敵仍繼續向我射擊，只有向前方另一樹林跑去。不期我的前進方向，正好就是敵人的退却路線，喘息未定，敵人又隨後跟來，及通過那片樹林之後，兩側另無隱蔽地形，只好繼續前進。此時爲避免引起敵人注意只有索性將軍服和另一隻皮鞋丟棄，便衣跣足而行。後來我發現所走的方向有誤，轉向右方的一處山谷行走，始脫離了敵兵的視線。

在谷地的山坡上休息一陣之後，回想剛纔所遇的敵兵，必是拂曉爲我擊潰的散兵，此時繞經我陣地後方，向長沙的方向撤退。如我仍從原來的道路回去，不免又有與敵散兵遭遇的可能。於是，我繼續沿山溝中行，經過一兩小時的越野運動，纔找到條山徑。望望附近的地形，似曾相識，原來已到達昨夜行經的路上，估計與本營的位置可能已有十餘里以上的距離。時近中午，旋得土人告知，株州已爲湘軍收復，我料想本營部隊必已前往株州與團部會合，遂經昨宵原來的小徑轉往通姚家壩大道，逕向株州歸隊。團長原以

爲我遭遇意外，及見我安全歸來，欣喜不已，但看我便衣草履，困頓狼狽之狀，又爲之驚駭不置。我爲其具述經過，皆謂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事後想來，數十枝槍向我射擊，居然膚髮未傷，也真是如有神助。此次我軍攻克株州，是由本營突入敵陣心臟，陣腳搖動因而潰退。

湘軍收復株州，本已構成戰略之有利態勢，威脅到衡、寶方面敵軍的退路。無如我兵力不足，且配合不好。在湘軍攻佔株州之前，吳佩孚已於四月廿日攻佔衡山，繼續向衡陽推進，駐守衡陽、寶慶的桂軍此時已向廣西邊界撤退。譚督軍亦於四月廿三日將其總部移駐永州（零陵），湘軍本身的後方已發生危殆。同時，湘軍攻下株州後未能繼續奪取長沙，而敵軍增援部隊到達後，立即開始反攻，株州旋又爲敵軍所攻佔。在湘江東岸的攻勢行動，就此破滅，並開始向湘南轉進。粵軍經攸縣、安仁向粵邊撤退，湘軍則經攸縣、向郴州、永興轉進。因此時吳佩孚已攻佔衡陽，並以一部向耒陽前進中；我後方的門戶可說已完全洞開。

湘軍在退却途中於五月一日渡過淥水，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即在淥水時落水遇難。他是湘軍首護護法義旗的人物，壯志未酬，即以身殉，良堪痛悼。

湘軍退駐郴州、永興之後，北軍亦在安仁、耒陽、祁陽之線上停止前進，桂軍則已退回廣西。自民國七年五月中旬起，直至民國九年吳佩孚撤軍北返，整整兩年多的時間，湘軍與北軍之間，實際上已成爲休戰狀態。其主要原因，一是北

洋直皖軍閥之間，彼此爭權奪利，敵對之勢日益尖銳；對南政策，往往甲方主戰，乙方主和；廣州的軍政府內部，亦不協調，不能貫徹 國父的主張；實力最大的陸榮廷且與北方暗通消息，陰主和議，因此亦不能集中力量揮師北伐。湘軍方面，因湖南居南北之衝，自民國五年以來，幾經劇戰，屢進屢退，亦元氣大傷，無力再戰。

戍守湘南紗紙作帳

不久，吳佩孚爲欲打擊段系，秘密派遣代表與湘軍接洽，謀局部妥協，旋於六月十五日雙方代表於耒陽舉行協商，簽訂停戰協定。八月廿一日吳佩孚遂發通電請罷內爭，旋得軍政府總裁岑春煊覆電，同意促進和平主張。九月二十六日南北雙方將領譚浩明、吳佩孚等又聯名通電主和，並籲請頒發停戰令，至此南北和議之路似已完全鋪妥。於是，南北雙方代表於民國八年一月在上海開始和平談判。

揆吳佩孚之力倡和議，旨在打擊段祺瑞，並提高自己與直系的政治地位。因當時直系領袖馮國璋代總統之任期即將屆滿，北平的偽國會即將選舉總統，段祺瑞在北洋政府中，數次出任國務總理，縱橫捭闔，炙手可熱；當時正任國務總理位居要津，如不加以打擊，當選已隱然在望。吳佩孚當時雖只是北洋軍第三師師長兼援粵軍副總司令，因曹錕和張懷芝一切要政均倚重於吳，實際上吳佩孚已成了直系的主要人物；在以實力爲後盾的選舉中，他對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的反對，對段的政治身價，無疑可構成嚴重的打擊。同

(四) 馬戎生涯

時吳佩孚是曹錕的代替者，這樣又無異於提高了曹錕的政治身價。至於岑春煊之贊同和議，則多係陸榮廷所主謀。因陸榮廷當時已受了北方政府之利用，暗中反對 國父的主張；當十二年五月改組軍政府時，將大元帥制改為七總裁制，由岑春煊擔任主席，即有抵制 國父促成南北和談之用意。

這次南北和議，如果雙方出於至誠一心為國，捐除私見，和衷共濟，未始非國家之福，無如誠如 國父所言『不求之於國家之根本，而求之於個人權利之關係』，以致自民國八年一月起以迄五月止，時斷時續之和議，終於破裂。和議未告破裂，而因各自內部之傾軋日甚，雙方均未能有所作為。湘軍在此兩年之中，困處湘南一隅，專意於休養生息，亦未遑介入任何一方內部之政爭。當時湖南全省大部份已在北軍控制下，湘軍所能控制的僅最南部幾個貧瘠的小縣；在稅收方面極為有限，軍隊的擴充與器械的購置固無力舉辦，即軍隊的糧餉也大成問題，好在軍民非常團結，老百姓踴躍輸將，官兵又深明大義枵腹從公，才算渡過難關。

湘軍退至湘南之後，除食、米、油、鹽而外，薪餉一律停發；士兵每月僅發一元的零用金，軍官不分階級每月只發五元。軍糧是向地方預征田賦，與借貸來維持，軍服多是補了再補。夏季防蚊，則以紗紙作帳，冬衣鞋襪則各自自由家中寄來。同時各部隊就駐地附近，開墾荒地，種植雜糧蔬菜，養雞餵豬，以解決副食問題，如有剩餘則攜在市鎮易取其他必需物品。在這樣艱苦狀況之下，

不獨人心士氣並不因之渙散，反益為團結無間。士兵不但沒有叛逃，且甚多鄉間壯丁自動來營投效。因此各部隊單位不但沒有缺員，反多超出編制。整個防區之內，軍民之間，休戚與共，和睦相處，彼此往來，有如家人；事後回憶，猶令人感念不已。

民國九年三月，北方直系軍閥為爭逐中原，準備對皖系用兵，謀與湘省合作，利用湘省居南北之間，另立一個局面，以防止西南勢力之北進。其時南方軍政府方面，亦以粵桂失和，互相傾軋。湘軍當局見粵桂與援已不可恃，亦莫如促使直軍北返，使皖系之張敬堯軍陷於孤立，俾將來容易解決，如能與吳佩孚合作，將張敬堯部及時解決，使湖南早日脫離北軍的蹂躪，則更為得計。因是，吳佩孚與譚（延闓）趙（恆惕）兩公幾經信使往返，秘密協議，吳軍北撤，遺下防地由湘軍秘密接收，湘軍在吳軍的祕密掩護下，乘機推進，圍攻張敬堯部，將其解決。

直駛常德剿辦賀龍

五月十八日吳軍以南北和議為名開始撤退，湘軍第一師隨即進駐衡陽。並隨吳軍之後，以本團由洪羅廟直向湘鄉，遮斷皖軍田樹勳部之退路，另一路則經攸縣、醴陵襲擊張敬堯之背後。張敬堯得訊，立即退逃，離開長沙，田樹勳部則向湘西逃竄。六月十一日湘軍遂收復長沙，但無所斬獲。除岳陽外，其他各地亦未發一彈，相繼收復。六月下旬，繼續向北推進，以期收復岳陽將張敬堯殘部解決。我軍乃以主力由黃沙街新牆直

向岳陽前進，本團則奉命經桃林進出岳陽東北武岳路上之五里牌車站，切斷張軍退路，予以截擊。本營又奉團長命令即日在新市渡過汨羅江後即向五里牌前進，經二晝夜之急行軍，沿桃林逕向五里牌，其他各營則由新市河上游渡過新牆河，經桃林向五里牌跟進。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左右本營到達五里牌車站，此時獲知岳州方面之張軍，正由岳州準備乘車北撤，先頭第一列火車已自岳州開出。我立即令各連沿車站兩側之堤基埋伏，機槍排佔領陣地，準備掃射敵軍列車，同時將車站附近之鐵軌緊急破壞。一切部署妥當後，遙見車烟起處一列火車向北駛來，同時汽笛長鳴，全營官兵均屏息以待。有頃，轟隆一聲，列車出軌傾覆了，我步機槍隨即開始射擊。約一營以上之敵軍，僅少數得向江邊嘉魚方向逃命，其餘除死傷外，並為我俘獲一百餘人，彈藥、輜重、槍械幾全部為我所獲。

此時岳陽方面之敵軍與升火待發之後續列車，聞知五里牌出事，改由陸路沿大江南岸向嘉魚逃竄，張敬堯本人則由岳陽乘船北遁。同日，我軍主力收復岳陽，本團其餘各營，於當日黃昏以後到達五里牌，即在該地宿營。翌日拂曉，續向嘉魚追擊，到達嘉魚時敵已乘夜渡江北去。至此湖南全境已完全收復，本團即撤回岳陽整理。本營自民國六年四月中編成以來，裝備原即不足，駐防湘南兩年，亦未獲得補充，此次本營擄獲既多，上級特准優先留用，此後本營之戰鬥力量遂特別充實。

南北之間，自民國六年首由傅良佐督湘引起

的護法戰爭，最後至驅逐張敬堯止，誓告結束。湖南當局本傾向於廣州的護法政府，惟鑑於當時廣州的護法政府，由於內部彼此不斷傾軋，早已名存而實亡，尤懲於湖南居南北之衝，一有兵爭即首蒙其禍，故湘省政府乘全省底定，而南北兩方皆自顧不暇之際，於是年七月二十三日通電全國，宣佈自治，聘請專家多人，制定省憲，廢除督軍，改用民選省長，建成一個中立姿態的省份，避免捲入南北內戰漩渦。

其時，吳佩孚自五月底撤軍北上後，於七月即與皖系發生衝突，造成直皖戰爭；陸榮廷與陳炯明亦於八月間終以兵戎相見。而此後數年內武力干政之風益熾，南北兩方內部大小戰鬥層出不窮。湖南雖宣稱自治企圖閉關自守，但實際上，無論外部內部覬覦者均大有人在，此蓋當時綱紀敗壞，始作俑者，既未加以應得之懲罰，野心份子遂羣起效尤也。

是年十月，湘西有王正雅爲人仇殺；因該部原是土匪收編，其殘部遂由賀龍率領，四出滋擾，慈利、澧縣、石門、桑植等縣爲之騷然。辰沅鎮守使蔡鉅猶無力清剿，省方遂命本團自岳陽開赴常德，會同剿辦。本營奉命先期出發，由岳陽乘船渡湖而西。全營以數十民船，分爲五組，每組各以汽輪一艘拖帶。時正秋高氣爽，湖光似鏡，碧波萬頃，遠望君山，如籠氤浮江，不禁興思古之幽情。入夜，明月懸空，水天一色，繁星漁火相映成趣。自維旅湘數載，戰役頻仍，難得良夜如斯，一清塵慮；遂與營中部屬效古人之扁舟一葉，放乎中流，臨風把酌，談笑無忌。翌日即

抵常德。

趙恆惕任湘軍主帥

湘西王正雅殘部股匪，經我團會合蔡鉅猷部分路圍剿；本團由石門慈利大庸桑植方面進剿。不久悉予剿平，僅少數殘餘份子向鄂西逃竄，本團乃集中常德附近整訓。此時適程潛舊部李仲麟陰謀驅譚擁程，在長沙發動兵變被誅之後，譚公不安於位，引退赴滬，由趙師長恆惕代理湘軍總司令。不久，湘軍又行整編，由本旅旅長宋鶴庚升任第一師師長，魯滌平任第二師師長，賀耀祖任第一旅旅長，唐生智任第二旅旅長，張輝贊任第三旅旅長，劉弼爲第四旅旅長，葉開鑫爲獨立旅旅長。第二旅改編時，以劉興爲第三團團長，我爲第六團團長，何鍾爲騎兵團團長，統歸第二旅指揮。本團整編後以張國威任第一營營長，熊震任第二營營長，張元達任第三營營長。此次改編除了汰除腐化分子，遴選能力堅強者外，主要幹部尤在選擇經驗豐富及學術優秀者。我以廣西人而能膺選團長，亦異數也；可能是因我平時爲人忠實，練兵作戰不顧艱危使然。

譚公引退後，湖南創立自治，宣佈廢除督軍，民選省長，故除總司令一職歸趙公擔任外，省長一職則由省議會另舉林支宇擔任，實行軍民分治。此後湖南政局，粗告安定，民政、財政亦逐步恢復正軌，並於民國十年初着手制定省憲。當時國內若干名流學者，目睹自鼎革以來，干戈擾攘不可終日，無非爭權奪利，擴充地盤，視人民如芻狗，以是對湖南所倡自治之說，不乏推許

響應之聲，爾後更有若干省份，欲相繼仿行，遂發展成爲轟動一時的聯省自治運動。

民國十年七月，湖北黨人李書城、吳醒漢、蔣作賓、孔庚等，響應聯省自治，先後來湘商討湘鄂聯省自治問題，並要求湖南出兵援助湖北，驅逐督軍王占元。湘鄂兩省本有唇齒之誼，而湖南又倡導自治於前，故勢非援助不可。於是，推舉趙恆惕爲湘鄂聯軍總司令，以駐湘鄂軍夏斗寅部爲先鋒，並動員湘軍一、二兩師出兵援鄂。主力湘軍第一師及第二師之一部，於七月下旬向岳陽以東集中，準備沿武岳路向北攻擊，另一部則經通城、通山前進，合攻武昌。本旅奉令後，由常德出發，經洞庭湖，於榮家灣附近登陸。當時王占元所指揮孫傳芳的一個師，駐守趙李橋附近，築有堅固工事。我軍於七月二十九日開始攻擊，本旅配屬第三師的五、六兩團及砲兵一營，統歸我指揮，在鐵路以北擔任主攻。七月二十八日黃昏前，我親自對敵陣地詳加偵察，判斷敵主力即在趙李橋鐵道附近，其右翼有連亘之高地直達江岸，無法迂迴，遂決心從正面攻擊。入夜後以三個步兵團，展開於敵陣地前方，利用夜暗，依次祕密推進至敵陣地直前之山脚下，規定於翌日拂曉，以我砲兵之第二發砲聲爲號，全線同時攀登敵據守之高地，一鼓作氣，突入敵陣與敵肉搏；預備隊緊隨第一線團之後跟進，準備支援第一線各部隊。部署完畢之後，我於拂曉前到達砲兵陣地，親自指示砲兵的射擊。天甫微明，我即令砲兵開始發射。不料，我砲兵射擊第一發之後，敵砲立即還擊，且有一發敵彈竟命中我第一砲的砲

(四) 馬戎生涯

位，砲手及排長均為破片所傷。我當時本來也在第一砲的砲位近旁，恰巧在下達射擊口令時因後退兩步一不小心跌落壕溝內，故敵彈破片都從我頭上飛過，幸未受傷。我立即令第二砲發射；全線官兵，隨即向敵陣發起衝鋒，槍聲喊殺聲及砲聲在微曦中匯成一片，真是山鳴谷應。敵人在我猛烈的衝殺下，以死傷重大，全線動搖，即行潰退；我各部隊立即猛烈追擊。敵潰退時，孫傳芳雖在陣地後方督隊反攻，亦未能挽回頹勢，遂向蒲圻、咸寧方面撤退。此戰我軍雖獲全勝，本身亦損傷甚大，僅我所屬的第八團，即死傷連長三員、排長六員；士兵傷亡在十分之二以上，元氣大傷，幸預備人員充足，立即獲得補充。

趙李橋一戰獲勝後，我軍跟蹤追擊，於八月初，連克茶園舖、蒲圻等地直達汀泗橋，與王占元軍對峙於汀泗橋兩岸。同時湘鄂聯軍之左翼亦連陷沔陽、嘉魚；右翼亦克崇寧、通山，武漢為之大震。於是北洋政府下令免王占元職，改任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率軍南下援鄂，大軍隨之源源南下。我部隊以趙李橋之役損傷過大，在汀泗橋之線受阻約近一週，未能一鼓作氣攻下武昌，湖北自治至此頗成泡影。

八月十二日吳佩孚抵武漢後，一面揚言和平解決，要求雙方停戰，一面部署軍隊準備作戰。八月十九日吳佩孚軍與我大戰於汀泗橋等處，另以海軍護陸戰隊進攻岳陽，我以後方空虛頓感危殆，遂放棄對武昌之攻擊，轉向湖北轉進，而岳陽亦旋於八月廿七日為敵海軍陸戰隊所攻陷。吳佩孚佔據岳陽後，知湘軍無力再戰，且因其方

有事於北方，不願以兵力陷於湖南，遂再度表示和平誠意，約請趙總司令恆惕赴岳陽會晤，商談雙方善後方案。趙總司令亦遂毅然赴岳與吳面商，於九月一日雙方達成停戰協議，援鄂之戰遂告結束。此後湘軍陸續撤返原防，鄂軍夏斗寅部仍退回湖南歸趙指揮。吳部北軍亦以一部暫駐岳陽，以防湘軍之再度北進。此部北軍直至民國十四年一月始行撤去。

國父誓師湖南護憲

早在民國九年夏天，湘軍與吳佩孚協議停戰，驅走張敬堯，並宣佈湖南自治之際，國父憤岑春煊與陸榮廷私自與北洋軍閥和議，命當時在閩南漳州的粵軍陳炯明回師廣州，驅逐岑、陸恢復軍政府。桂軍戰敗，岑春煊宣佈解除軍政府總裁職務，陸榮廷同時退回廣西。民國十年，廣州的非常國會議決，正式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四月並選舉國父為非常大總統。不久，陸榮廷受北洋政府的指使，又驅兵犯粵，圖消滅廣州的民國政府，國父下令討伐，由陳炯明率師攻桂。因得桂軍師長劉震寰的內應，旋將陸榮廷擊潰，驅走安南。其時，亦正是湖南出兵援鄂，與吳佩孚軍鏖戰於汀泗橋失敗，在岳陽簽署停戰協定的時候。

國父底定廣西之後，主張乘勢出師北伐，於當年十一月，在桂林組織大本營，籌備北伐。無如當時陳炯明於擊敗陸榮廷之後，已勢甲西南，也和其他軍閥一樣，想以兩廣為地盤，做西南的霸主；因此不願跟隨國父率師北伐。當時湖南省

政當局，於援鄂新敗之餘，原來即已倡言自治，這時更亟謀超出南北政爭之外，以求自保，對於國父的北伐並非立心反對，但却不願北伐軍假道湖南，以免再度引致北軍入湘，重遭戰火的蹂躪。

民國十一年元月一日，湖南當局公佈省憲，並由省議會推舉趙恆惕為省長；同年三月，湖南各人民團體一面致電吳佩孚，要求撤退留駐岳陽的北軍，同時也呼籲阻止北伐軍入境，以確保湖南的中立。適在此時，陳炯明的叛跡益露，除了截留北伐軍的餉械外，並遣人於廣九車站刺殺了當時接濟北伐軍餉械最力的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國父不得不將已到達湘南邊境的北伐軍撤回廣東以資鎮懾。嗣後，國父於是年五月九日在韶關再度誓師北伐時，遂改道經由贛南進兵。

是年六月中旬，當北伐軍許崇智、朱培德、李烈鈞、黃大偉等部已經領有贛南，正向吉安猛攻時，陳炯明在粵遂公然叛變，砲轟廣州觀音山的總統府，使國父幾及於難；於是北伐軍又奉命回師戡亂。

前次國父命北伐軍回師鎮懾時，陳炯明的主力還滯留在廣西的南寧，所以國父雖免去他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的職務，只讓他留任大本營的軍政部長，陳不過退居惠州堅辭不幹而已。可是此時他已暗地將駐桂粵軍調回廣州，廣州附近除少數海軍艦隻外，幾乎盡是叛軍的勢力。同時他又乘北伐軍後方空虛，迅速北進佔領了韶關、南雄、翁源等地，阻止北伐軍的歸路，廣東全

境都入了叛軍的勢力範圍。國父僅賴幾條兵艦，缺乏岸上兵力的接應，自然無法收平變亂，不久只好忍痛離粵赴滬。

在北伐軍向贛南進兵時，北洋政府也同時派蔡成勳為援贛軍總司令率兵南下，此時已經進入江西，因此回師戡亂的北伐軍，遂腹背受敵。七月中下旬，北伐軍於韶關、翁源一帶與陳部叛軍大戰不利，而贛南又復入北軍之手。結果，許崇智和黃大偉兩部退往福建，李烈鈞和朱培德兩部則向湘粵邊境撤退。

當時，湖南當局深恐戰爭波及湖南，先已派我第八團，自常德開往湖南郴州、宜章一帶，沿湘粵邊境擔任防堵。我團到達郴州後即已派兵一營進駐碎石一營分駐汝城擔任守備。八月上旬李烈鈞部北伐軍退至宜章之白石渡。那時其軍部已殘破不堪，人數不過二三百人，他本人亦病不能支，派人與我接洽，表示他願離職去滬，其部隊由湘軍收容改編。我當即請示旅長唐生智，經其轉報省方得省方同意將李部予以收容，他本人則由我派人護送至長沙，取道往滬。朱培德部則經由湘粵邊境退往廣西。本團爾後即在湘南地區繼續駐防。不久之後，國父撥調在桂滇軍楊希閔，及桂軍劉震寰等入粵討賊，叛軍回保廣州，湘南得保安謐。在此期間我曾乘機請假一月赴香港省親。

民國十二年二月，滇桂軍將陳炯明逐出廣州之後，國父重返廣州，設大元帥府，準備繼續北伐。恰好那年六月，直系曹吳等軍閥復將黎元洪逼迫逃往天津，陰謀竊奪政權的野心更形積極，國父發表告全國軍民書，號召共討曹錕、吳

佩孚。可是當時陳逆炯明還據東江一帶，滇桂軍久攻不下，另一叛軍沈鴻英部也在西江及粵北一帶，尚未肅清，實在抽調不出軍隊從事北伐。

譚延闓先生曾數度擔任湖南督軍，趙省長原是他的部屬，因此國父於是年七月任命譚公為北伐討賊軍總司令，要他回湖南領導湘軍北伐。那時湖南的內部，湘西的辰沅鎮守使蔡鉅猷，湖南的衡州鎮守使謝國光，寶慶鎮守使吳劍學，以至第一師師長宋鶴庚，第二師師長魯滌平等與譚先生都早有默契。至於趙省長方面因有長官部屬

的關係，過去風雨同舟已非一日，在譚看來也無問題，縱使想保持自治招牌，在多數高級將領都擁護的狀況下，也絕不致於堅絕反對。因此，譚延闓先生於八月七日在衡陽竟宣佈就湖南北伐討賊軍總司令職，並召集湘軍將領開會于衡州。

三湘內戰於茲十年

那時我第八團早已自湘南返防常德，因蔡鉅猷在六月中旬通電反對趙恆惕，本旅已奉令對其加以征討，故未參與會議事。趙省長因立場不同，亦未前去參加，因之擁護趙的各旅長也沒有前去參加。這自然出乎譚延闓先生的意料之外，再加之旁人從中播弄，譚、趙之間便成水火。結果，八月十九日，趙省長在長沙通電護憲，終於引起了湖南之內爭，這就是所謂湖南的護憲之戰。

趙恆惕省長原是黨中的積極份子，是剛毅木訥型的人物，頗有幾分堅強脾氣，為人重然諾，做事很篤實，極為部下所信仰，自民國五年討袁之戰起，在湖南確有不少建樹，尤其當時湘軍的

一、二兩師的軍官，可說是經他手裏訓練乳育起來，旅團長以下的幹部大多數都是擁戴他的。那時湖南的軍官，也隱然分為新舊兩派，高級的將領以舊派居多，擁護就是這批人物，新派大都是保定軍校的學生，多數擔任旅、團、營、長，以往與譚沒有淵源，自然都是擁護趙的。例如葉開鑫（獨立旅旅長）、賀耀祖（第一旅旅長）、唐生智（第二旅旅長）、第二師旅長劉弼團長葉琪和袁植等人，都是擁戴趙省長的，他們也正是湘軍的實力派。

在擁護的一派方面，第一師師長宋鶴庚因為所屬的一、二兩旅都擁護趙，實際上失去了指揮能力，戰鬥一經開始，他便只有離職去滬。第二師內部擁護擁護趙的都有意見頗不一致，因此魯滌平雖擁護，最初主張仍是中立。兩方在戰鬥之初，譚軍方面的兵力，除遠在湘西的蔡鉅猷外，在湖南方面的兵力為謝國光的第三混成旅，吳劍學的第五混成旅，以及陳嘉祐的第七混成旅。在兵力上，表面看來，雙方似不相上下，在裝備和訓練上，這些混成旅要遠比第一、二兩師的部隊為差。

趙省長通電護憲之後，不數日雙方即在株州至衡山之間發生戰鬥。當時趙軍在長沙附近的只有葉、賀兩旅，我旅（唐生智旅）還在湘西辰沅方面與蔡鉅猷部作戰。戰鬥初期譚趙兩方彼此互有勝負，八月二十四日趙軍在衡山附近將譚軍擊潰，八月卅日葉旅即攻佔衡陽，譚公延闓一度退走常寧。九月一日第二師的朱耀華團，輸誠於譚，乘長沙空虛，襲擊長沙，趙省長及長沙城幾臨危殆。葉賀兩旅祇得迅速回師，把朱耀華團趕

(四) 戎馬生涯

走收復長沙。譚軍於此時，遂向長沙推進。九月中旬，趙省長以所部退守長沙，同時並令本旅折回長沙策應。當時本旅已將蔡鉅猷部驅逐至辰沅以西地區，奉令後即星夜向長沙開拔。

當趙軍退守長沙之際，魯滌平曾一度以魯仲連自居，電請雙方停戰言和，未為趙所接受，後遂率兵一團投譚而走。十月初，譚軍已進至長沙附近，一部且佔領嶽麓山，隔河對長沙實施砲擊。趙則堅守長沙，制止敵之渡河。如此相持約有半月之久，待本旅集中長沙附近後，準備開始向譚軍發起反攻。

十月下旬，趙下令反攻，以第一旅由寧鄉向湘潭、湘鄉之線攻擊，以第二旅並配屬葉琪一團由易家灣沿湘江東岸，經朱亭向衡山，衡陽行迂迴攻擊，守長沙之葉開鑫旅則從正面渡過湘江切斷湘潭衡山間的交通。我方之攻擊進展非常順利，譚軍士氣不振，幾乎一觸即潰，湘潭、湘鄉次第收復。我旅到達朱亭後，迅即渡河攻佔衡山，繼續向衡陽推進，十一月七日即收復衡陽，再分向郴州、永州追擊。至十一月中旬譚軍即經宜章退入粵境。此後本旅即駐防衡陽郴州一帶，並由旅長唐生智兼任湘南善後督辦。

湘西的蔡鉅猷部，在本旅向長沙調動之後，又糾集殘部向桃源、常德進擾，於是復派賀耀祖旅前往征討，於十二月底將其澈底解決，蔡隻身逃往貴州，另派陳渠珍為辰沅鎮守使。湖南為護憲引起的一場內戰，至此遂完全結束。

戰後湘軍整編，趙省長論功行賞，出力的幹部均各遞升一級。湘軍由原來的兩個師，擴編為

四個師，賀耀祖升任第一師師長，劉勰任升第二師師長，葉開鑫升任第三師師長，本旅旅長唐生智則升任第四師師長，我也依次升為第四師第八旅的旅長。各師的編制是每師兩旅，每旅三團，惟本師轄有三旅，每旅仍是三團，在兵力上比其他的師幾乎多出一半。這次湖南的內戰，雖然使國父的北伐遲延了將近三年，更遺憾的是，國父未能及身目覩北伐的成功，即與世長辭。不過就當時的情形看來，直系的氣勢正盛，廣東的陳炯明尚未敗滅，廣西也未統一，僅憑湘軍的力量以言北伐，恐尚難取勝。

。縱使連合張作霖、盧永祥以討曹、吳，北伐軍即使勝利，而我國民政府本身的力量，還不能控制全局，對於統一，仍是無補於事，不過是利用軍閥，打倒軍閥，結果軍閥局面仍然存在，何異於拒虎易狼。趙省長當時堅決護憲，阻止北伐，或是基於此種觀點，亦屬未定。



民國三十二年抗日戰爭艱苦時期，本文作者在安徽立煌防地戍守與夫人從事種菜，一面抗敵，一面增進生產，時任豫鄂邊區總司令兼安徽省主席。